

北洋遗怨

林希



作家出版社

北洋遗怨

林 希

作家出版社

北洋遥想

作者：林 希

责任编辑：白 冰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潮白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77千

印张：13.375 插页：2

版次：1988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43-0106-7/I·105

定价：3.3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光是看走马换将的戏，还不过瘾，中国人又以超人的智慧和技艺，设计、扎糊出了一种名为“走马灯”的灯笼。这走马灯说来也真奇巧，八角形的灯笼龙骨，挖成了八个透明的小窗口，看灯时只要将蜡烛点燃，那灯中便有一组人物旋转起来，一个追着一个，在八个小窗口上匆匆跑动。信佛的，走马灯里转的是木莲救母，众生普渡；信道的，走马灯里转的是韩湘子，何仙姑，真人吕洞宾；“三国”故事，吕布戏貂蝉，后面追赶着吹胡子瞪眼睛、体肥腰圆的贼董卓；《西厢记》，莺莺、张生，书斋门外如水明月下还站着个望风的小红娘。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那才是愈看愈有趣、愈看愈开心。

进入民国，万事都讲维新，走马灯里的纸马儿自然已换了时装。看洋人，西装革履、洋枪洋炮，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看摩登，水獭大衣、高跟皮鞋、涂脂抹粉大美人，手指间夹着一支“美丽牌”香烟。直到后来，更有人借走马灯针砭时弊，纸马儿换上了辫帅复辟、洪宪登基，闹哄哄一场丑剧，只留下几个臭名，任后人笑骂。

那走马灯再好耍，也不过正月里供人观赏几日便丢弃了。那走马灯里的纸马儿，也撕的撕、烧的烧，成了一堆灰烬。好象是走马灯不亮了，纸马儿不转了，人世间便又是一片太平世界，只有几个自扰庸人，还在那里愤世嫉俗。

其实，善良的人吃亏，就常在于他们把世界只看作是一盏走马灯；看世界，只看它亮的那一时，看人，只看他转的那一阵。如果大家都认真地看看世界暗的那一时，仔细想想人们不转的那一阵，也许对于人生、世界，就会理解得更深些，认识得更真切些。

清室祚覆，宣统退位，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于是人们以为从此这盏灯灭了，那个小皇帝也不灵了。谁料，后来先是张勋复辟，后是满洲立国，善良的人出乎两次意料之外，吃了两次大亏。所以，看事还是要看全，看人还是要看完，如此，才算有个结局。

但是史家著述，只在于写朝野之争，研究在朝的政绩、在野的主张，一旦一个人退出朝野，他便也退出了史家的视野，除非他再从什么角落钻出来，又做出一番足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事业。否则史家才没有闲情研究他寂寞时做甚。然而小说家却又不然，如果小说家只复述史家的录载，将其演义为一部传奇，多不过是重复一次众人皆知的事件罢了。虽借助于自己的文笔，或谈笑间稍示文采，或深思处悟彻奥秘，虽然也足以给后人留下传世之作，但总还令人稍觉不够意思。所以，小说家要想写点不被众人所知的秘闻，要想卖出人不意的关子，就必须搜罗些历史的下脚料，再加上些事未必确有，情却是必然的虚设，如此写来也许才更象真事，

让人读来方觉津津有味。尽管其间不乏子虚乌有之事，但唯其如此才更显真实。

一场军阀混战，足足打了十几年，这期间多少皇帝梦，一个个都成了泡影；其中又有多少英雄好汉，都如过眼烟云，兴衰成败，也都付之东流。对于这一场劫难，对于那些乱世豪杰，历史家编定了史籍，小说家写成了演义，功过早已论定，舞文弄墨者，根本得不到什么油水了。但，细细想来，却又不然，那一个个北洋军阀，并没有都战死沙场，他们虽退出了历史舞台，却没有退出人生舞台，他们这后十几年的日月，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其间未必没有故事，其间也未必没有纷争；他们虽然放下了屠刀，却一个个并没有成佛。有的表面上解甲归田，但暗中却还和政界有所勾结；后来他们所依附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没有把他们忘记。有的固然还有望东山再起，有的却必须杀人灭口。更有的公仇私怨、旧债新帐，一笔笔还要仔细算来，桩桩件件，还都要有个结局。

最为有趣的是，北洋政府垮台之后，文官南下，武官迁津，那些相互厮杀了十几年的冤家对头，竟在一段地界里作了邻居。莫非他们又要在这里大打出手吗？兵对兵，将对将，如今没有了兵马，没有了枪炮，正好英雄对好汉，一对一，光膀子抡胳膊，打个你死我活，让世人也好有个评判。遗憾的是，这场好戏，中国人没有眼福。他们不仅相安无事，而且还化干戈为玉帛，不少人来往得还很是亲热。这样，大家才终于明白，他们过去不过是假打架罢了，原来这打架也是一种糊口谋生的本领。

如今，他们靠打架发了大财，就不必再打架了，大家都在同一个英租界里作寓公。也真难为了这英租界，日不没帝国本来就要收容全世界的打手们，全世界各大帝国的打手们云集在英租界内，也算是又一次历史的浓缩。

天津英租界，地处天津旧城区的东南方向，从纵贯天津的海河西岸，一直伸延开去约十七、八里，占地六千余亩，成了个国中之国。在英租界里，英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政府虽近在咫尺，虽是鞭长却不得及也。中国政府一不得人租界地捕人，二不得干涉租界地“内政”，于是，租界地就成了最大，也是最安全、最方便的庇护所。早在清朝末年，或至北洋时期，这些政客们一个个今日入阁，明日下野，一宗宗交易，一场场闹剧，就密谋于租界地内；一场军阀混战，战火烧在中国大地上，你夺我抢，角逐在舞台上，但牵线的，却躲在租界地里，租界地成了木偶戏布幔后面的世界。及至北洋军阀们一个个相继垮台，他们不必出国避难，只要将身儿置于租界地内，他们便有了最可靠的保障。何况，在所有的租界地里，英租界最为安全。因为英国人搞殖民地是把老手，一切都正儿八经地苦心经营。所以英租界里政治、经济、生活最为完善。它不似日租界那样，数以万计的浪人勾结中国的黑社会渣滓为非作歹；它也不似法租界那样，大家一起花天酒地，通通地来个一醉方休。英租界有人事财务委员会、工程委员会、警务委员会、电务委员会、水道委员会、医院卫生委员会、学校委员会，后来又成立了个义勇队委员会，相当于民众自卫小组。有这么多的委员会治理英租界，所以英租界秩序井然，头头是道。

而且，英租界内，严禁中国人从事任何政治活动：游行示威，不准，宣传鼓动，不准，使中国人失去了起码的尊严和起码的自由。但是对于从事过政治活动的人，只要住在英租界内，工部局警务处就负责给他们以治安保护，而且还可以代他们雇佣“请愿警察”，在宅第门前站岗护院。至于他们自己常年豢养的贴身保镖，那更是在英租界居住的合法居民了。

仅仅有了人身安全，政治庇护，还不足以令寓公大人们安心，还要给他们的财产提供安全保障。这一点，英租界的银行最有信誉。存款，可以存美金、英镑、马克；可以在伦敦、纽约、斯德哥尔摩开户头。无论中国出了什么革命党，这笔存款也不会被新政没收，它们永远属于这个家族的法定继承人；五千年之后再去取，只要地球没跟火星撞上，绝对不会有一点儿麻烦。不愿存款，可以给你一个保险柜，稀世珍宝、绝密文件、古玩玉器、开宗老祖的头颅骨大门牙，都可以锁在保险柜内，钥匙交你随身携带，保险柜密藏在银行地下室的洞穴里，洞穴门口有一窝眼镜蛇看守，只要眼镜蛇不进化到长了贪图钱财的坏心眼，足以被人收买，保险柜里的物件就永远不会丢失。

人身、财产有了保障，寓公们还要活得舒服，在英租界，只要有钱，决不致于让人受半点委屈。论衣，直接从伦敦、巴黎进来的衣料，法国时装设计师，德国裁缝，做衣服不用量尺码，只请您老人家在裁缝师傅面前站一站，坐一坐，走一走，然后，您就等着试样子吧。至于太太小姐的衣着穿戴，那就更为入时，更为高雅，也更为考究了。食，没

有赘述的必要，英国菜市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上浮的，苏格兰百年威士忌，德黑兰古酿黑啤酒，赤道上的金枪鱼，北极的肥熊掌，每日都有新鲜的货物。住，地皮可着你的意租，英国人向中国政府每亩地每年交纳象征性租银一千五百元，因为，大宗的租金早交过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炮弹、汽油，一古脑儿都倾在了中国的土地上，预支给了中国政府，那本来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中国人向英国工部局租地，每亩地年地产税从十六两至一百两不等。在这里，前总统徐世昌租地十二亩，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租地八亩，其余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苏督军齐燮元，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以至于前前的什么什么张勋、段祺瑞、李鸿章、小德张，各分别租地十亩、八亩不等。在这一方土地上，他们一个个请外国工程师设计，建起了风格迥异的小别墅、小庄园，在里面过着他们花天酒地的生活。行，不必说了，这里马路平坦、宽阔。为了不惊扰太太小姐们睡懒觉，境内不铺设轨道电车。华人行路乘马车，那马蹄儿踏出嘚嘚的声响，愈发使英租界显得安宁；洋人各家有自己的小汽车，方头方脑黑车身，停在门口就添三分威风。

英国人注重教育，这英租界内，光贵族学校就有两处，一处只收英国子弟，供其侨民不致受驻在国的薰陶，沾染上东方人的种种恶习。另一所，广收中国子弟，取名耀华中学，以豪华的校舍、先进的教具、出类拔萃的师资而在华北地区称雄，致使华人也要节衣缩食，送子弟来这里读书。英国人信奉基督教，英租界不仅教堂多，教堂也最肃穆，牧师们着黑色衣袍，挺胸收腹，走在路上，目不斜视，俨然一副

为上帝献身的模样。教堂之外，还有青年会、威斯礼堂，后来又有了女青年会，上上下下，自成一个体系，使世人的魂灵有了依托，魔鬼望而生畏。

英租界有美术馆，有音乐堂。美术馆经常举办名画展览，更常有过路的洋画家携带过路的模特儿，在美术馆当场作画，举行天体表演，用以启萌中国人愚昧的心灵。音乐堂里，时而演出交响乐，室内乐，也常有名歌手献艺公演。届时工部局董事长，仁记洋行经理，高林洋行大东，开滦矿务局总经理必定驱车光临。音乐堂里，各界社会贤达云集、名坤淑女光顾，一片轻声软语，一阵醉人芬芳，果然似置身于伦敦皇家大剧院一般。

除此之外，英租界有跑马场、跳舞厅，有形形色色的夜总会，有赌场，有妓院，有暗门子。在这里，可以吸鸦片，扎吗啡，可以推牌九，押轮盘赌，可以买彩票，赌马，赌狗。可以着种种令人销魂的把戏。可以打茶围，中式，西式。可以找各种肤色，各种年龄的姑娘，让她们献各种各样令人为之瞠目的绝技。

住在这样的英租界里，应该是够开心的了，外国人品尝着中国式的享乐，中国人见识外国人的艳福，互通有无，相互提携，共同推进先进时代潮流。在这里，中国优伶唱《纺棉花》，女角上身只着一透明纱衣，肌肤线条清晰可见，据说是为了表示东方也有希腊美；而英国美女，为了出席遗老皇族的庆典，虽然裹小脚已是措手不及，但也居然有人还在大堂上踩了一阵儿“寸子”，感动得老亲王们老泪纵横，叹谓天朝礼仪早该驯化蛮夷之邦。

英租界唯一一桩令寓公们头痛的事，就是土匪绑票。穷人怕官，富人怕匪，天津市几伙专事绑票的土匪，日日夜夜盯着英租界里的这几家大户。对此，这些寓公们早有准备，无论他们出门看戏，还是走亲访友，小汽车车门两侧踏板上，各站两名彪形大汉，这四个人一只胳膊挎住小汽车窗子，另一只胳膊作叉腰状，手里抓住腰间上的硬家伙，一是防冷枪，二就是防土匪。

可历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一招，他有一式，既然沦为草寇，他也决不会是那等闲者辈。正路不通，就挖暗道。那一年大年三十，住在英租界六十二号路的张陶庵先生的八岁孙子，被土匪从家门口给架走了。这张姓人家虽说也算家境小康，但毕竟还不到值得一绑的地步。谁料，这桩绑票案惊动了原湖北督军、两湖巡案使王占元。原来这位张姓童子，是王占元寡女的独子，土匪勒索的对象自然是王占元。第二天寄来了黑信，张口一百万，钱要在三天内送到徐州，交钱在徐州城外一处乱葬岗子东边，那里有一座新坟，新坟上压着一块青砖，青砖下压着一张黄钱纸，黄钱纸有十二个钱孔。赎人时，只要将一百万元放在那块青砖下，换走那张黄钱纸，黄钱纸背面写的有领人的地址。一百万元，对于王占元来讲，算不得是什么大事。他下野后，在天津经商，拥有房产四千间，银行现钞二百九十万，经营了面粉公司、电灯公司、织布厂、保阳大旅馆，还开设了四、五家大银号，区区一百万，儿戏一般。

但王占元咽不下这口气，在家里抓起电话挂通了工部局警务处，让他立即带着天津警察署总长曾延毅来王公馆面

谈。没过半个小时，警务处处长和曾延毅气喘吁吁地跑进王公馆，王占元一不让座，二不敬茶，一拍桌子，破口先是一番臭骂。骂过之后，他跺着脚说道：“这一百万，我花了。”

曾延毅在一旁站不踏实了，忙躬身哈腰地劝解王占元说：“督军息怒，这点小事，您老就交给我办吧，我保您不出三天……”

王占元听也不听曾延毅唠叨，大声喝道：“来人哪，取一百万现钞，交曾总长带走，麻烦曾总长去徐州给我领外孙去。”

“不敢，不敢，督军是挖苦我治理无能。这次，不把这几个瞎了眼的东西办了，我曾延毅不来见督军。”说着，曾延毅也狠狠地跺了一脚……

回到警察署，总长曾延毅先宽衣沐浴洗去一身冷汗，一杯清茶下肚后，让副官拨电话请来了青帮二十四代传人袁文会袁三爷。二人相见几句寒暄之后，曾延毅双手抱拳向袁文会一拜说道：“三爷在上，曾某人这厢有礼了。”袁文会冷不丁见警察署总长向自己施礼，忙惊惶万般地欠身起来还了一个大礼，神色不安地说：“不敢不敢，总长这不是折我的寿吗？”

曾延毅拜过袁文会后又坐在椅子上，面容带着三分愧色说：“我曾某人接任警察总长以来，公务缠身，各界父老面前久疏问候，想必有不少得罪之处。”

“总长大人这是说的哪里话，倒是小的们没来给总长请安，才当问罪。”

曾延毅并没回答袁文会的客套，只一味自己往下说：“倘若各位父老以为我曾某人无能治理地方，只消说句话就是

了，我决不会恋职贪权，一定退位让贤。”

袁文会抬起手背抹抹嘴角，面上的笑容立时消退了一大半，他端端肩膀坐好，严肃地问曾延毅道：“必是哪路野溜子又给总长大人添‘堵’起腻了吧？从曾总长一上任，我就关照过下边，当初咱如何侍候杨总长，如今咱怎样待敬曾总长，谁若是给曾总长添麻烦，那可就是往我袁三的眼里揉沙子。”

叭，一拍巴掌，曾延毅爽快地站起来：“那我就麻烦三爷了，王占元的外孙子在英租界被人绑票了。”

“不能够！”袁文会一拍桌子答言说，“我一点耳闻也没有呀！”

曾延毅点点头说：“想必是外边窜进来的，说让去徐州交赎金嘛。”

“唔！”袁文会一挥胳膊，“苏北帮干的。总长放心吧，三天后王督军的独根苗平安回府，少一根毫毛拿我袁文会问罪。”

“这事，还得求袁三爷给我点面子。王占元行伍出身，绑他孙子的票，虎口上拔牙，他这口气儿不好消。”

“罢了，既然曾总长有难处，我袁某人这回是两肋插刀了。”说罢，袁文会提着长衫走了。

果然，三天后，王占元的孙子被送了回来，王占元见了孙子顾不得问候，操起电话就找曾延毅，破口就骂道：“人呢？”

“不是给您送回府去了吗？”电话中，曾延毅战战兢兢地回答。

“我是问绑票的土匪捉到了没有？”

“捉到了，明日正法。”

“几个？”

“一个。”曾延毅一面答话，一面冲着电话机鞠躬。

“呸！一个人干得了吗？”

“两个，两个，王督军，两个汉子还绑不走一个八岁的娃娃吗？您老就高抬贵手吧。”

叭的一声，王占元把电话摔在了桌上。

第二天早晨，两名绑票的土匪被五花大绑送到小王庄杀头，这两名土匪瘦得似干柴，趿拉着破鞋走不动路，一个哈欠连着一个哈欠，似没睡醒。有人看见这两个大烟鬼从高丽人开的大烟馆出来就被戒烟堂的捕役带走了。两个人一路走一路问：“去戒烟堂也用不着五花大绑呀，我觉着背后好象给插了纸标，别，别是去法场吧？”

“我，我也觉着不对劲呢，你听，旁边看热闹的人说看出‘红差’呢。”

“这帮傻王八旦，看热闹都看不出门道来。听说，出红差之前要先给死囚吃一顿肉，四两白酒四盘菜，哪有空肚子走的。”

“我说也是。”

2

英租界的街道，由东向西排列编号，及至到三十三号路，已经是纵深地带了。

租界地边缘有栅栏门，似国境线上的国门一样，三步远是日本国国旗，意大利国旗，三步之内便是英国米字旗。栅栏门旁边有印度巡捕站岗，出入租界地虽不必带护照，但非常时期却要检查居留证件，非本界居民不得入内。平时出入的唯一证件，便是一张免疫证，免疫证上有姓名，性别，年龄，然后便是一个一个红印章：“已种牛痘”、“已注射霍乱防疫针”、“已注射痢疾防疫针”、“已注射感冒防疫针”。附注：“亚洲型感冒及欧洲型感冒，不包括非洲型感冒”。少一针不得入境。

离栅栏门近的一号路二号路，大多是洋行商号和工部局机关，马路上车来车往十分热闹，上班下班购物闲逛的人往来穿梭，整天喧声鼎沸。入夜还有电影院、舞厅、赌场、酒吧间，一直要闹到第二天清晨。从一号路二号路往里走，愈走愈清静，到了第三十三号路，安静得白天都少见人影，更没有叫卖的市声了。

三十三号路不算十分宽敞，但也足够随便哪户人家办大事时停靠上百辆汽车，街心有一条花圃，间或种植着半人高的松柏树。从马路的这边过到另一边，要从花圃与松柏树的间隙间穿行，这样街上就显得宁静了许多。三十三号路上没有商店，连个卖早点的铺面都没有，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厨房，更何况这些人又不会吃普通百姓吃的烧饼油条。每天早晨要到十点，三十三号路上才会出现人影儿，清一色是女管家去小市场买菜。这些女管家个个气度非凡，看上去都象是王室成员一般。待这一些女管家采买菜肴回来后，三十三号路又沉于一片宁静之中，一幢幢小洋楼里悄无声息，人们猜不透房主人是睡着还是醒着；下午三点，一辆卖水果的推车缓缓走来，车上高高地堆放着苹果、香蕉、葡萄、鸭梨，几件珍贵的南洋芒果、印度凤梨被摆放在显眼处，远远望去真是一车的鲜艳。卖水果的掌柜并不需要用力吆喝，好象他无声的车轱辘悄悄向各家各户发去电波，不多时一幢幢小洋楼里闪出了人影儿，这次清一色是当家的女主人。她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戒指手镯项练一件不缺，好象上街买水果是出席什么盛宴一般。她们缓缓地走着，张太太李太太地相互打着招呼，然后便一只水果一只水果地往雕漆托盘里放。这托盘是极考究的，相互之间也是一种炫耀。选够水果，这些太太回身便走，她们是不付钱的，卖水果的掌柜也从不会向太太伸手要钱，每月，卖水果的掌柜到各家各户的帐房去结算一次。

租界地的居民相互间从来不走动，彼此间先生早太太早地问候了许多年，门对门不知道对面院里的太太先生姓甚名

谁，只有一点心照不宣，想必是个非凡的人物，否则何致于高高的围墙，一对铁门紧闭，大门外有一名佩带短家伙的哨兵站岗，院墙外还有私人雇佣的保镖走动。不相干的人在门口站的时间久了，立即便会有人过来轻轻地一拍肩膀，提醒你说：“这儿呆不住，您哪。”你就得乖乖地走开。不识相的心说，凭什么不许我呆？走路累了，这墙下爬山虎旁边凉快。没有人和你费唇舌，嗖地一声，老拳飞落在小肚子上，你捂着肚子旁边喊娘去。

什么人家这样不讲理？

孙传芳。

三十三号路上，孙传芳家的围墙最高，围墙顶端立着钢钎儿，钢钎儿间拉着铁丝网，森严得似一处大牢。越过围墙，一片洋槐树枝繁叶茂，树枝后面是高高的假山，假山后是一幢楼房。偶尔有汽车出入，两扇大铁门打开时，人们可以看到迎着大门是一道高高的影壁，上面一年四季爬满了青藤，茂密的绿叶似遮住了一壁断崖。影壁后面是一弯清溪，清溪上架着石板桥，石板桥通花圃草坪，院落里清幽宁静。

孙公馆门前冷落，终年累月听不见院落里有一点动静，真是悄无声息，静得似一处无人看管的寺庙，再加上这户人家上午佣人不出来买菜，下午太太不出来买水果，在三十三号路上，人们几乎已把他忘了。

孙家的住房自然极为宽绰，前楼三层，每层楼有六、七间大房间，室内是菲律宾木的半高木围裙，花屋顶，大水晶吊灯。各个房间，沙发、地毯、西式家具、中式桌椅，各不